

C

姜澄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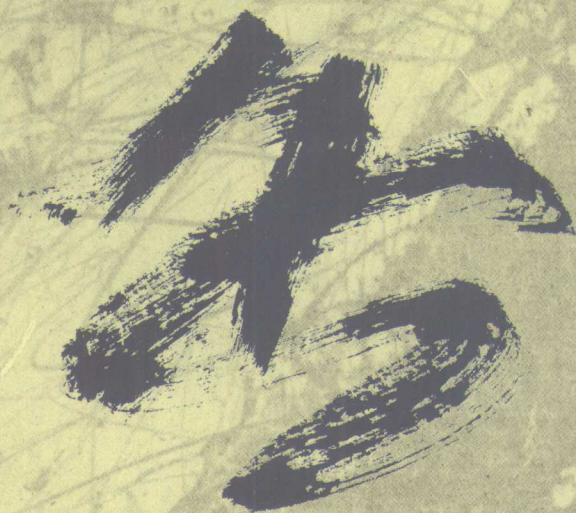
姜澄清散文选

贵州文学丛书 *Guizhou wenxue cong shu*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汤保华 — 戴明贤 — 姜澄清 — 伍元新 — 唐亚平 — 徐达 — 金永福 — 韦翰 — 巴迅 — 张建建

贵州文学丛书第3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I267
1679

G

姜澄清散文选

贵州文学丛书 Guizhou wenxue cong shu

汤保华\戴明贤\姜澄清\伍元新\唐亚平\徐达\金永福\韦翰\巴迅\张建新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3辑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曹琼德

姜澄清散文选
姜澄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6.25 印张

字数: 147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21-04069-9/1·863 定价: 9.60 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颁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目 录

说“资格”.....	(1)
读时文杂感.....	(3)
从“国骂”说到“市骂”.....	(5)
论“他妈的”.....	(7)
也说龙.....	(8)
谈“牧”与“仆”	(10)
话说“商风感冒”	(12)
“官倒”不倒 “感冒”难好	(14)
也说“开会打瞌睡”	(15)
“混”说	(17)
鸡血疗法、饮水疗法及其他.....	(18)
论“侃”	(20)
致卖饼教授	(23)
东拉西扯说电视	(24)
谈“多”、“少”.....	(26)
“三·八”话“解放”	(28)
戏说“惧内”	(31)
不倒翁“颂”	(34)
漫说人生	(36)
何苦隐逸	(38)
黄道、红道、黑道	(40)

自家办好自家的事	(43)
悠悠“菜根”味	(44)
让人生“麻辣烫”起来	(46)
顺时读史 逆时诵经	(48)
嗑葵花与抽香烟	(50)
麻将与人生	(52)
从“流氓”到绅士	(54)
芳容凋萎何须哀	(56)
三嗜与文人情趣	(58)
侃茶	(60)
再侃茶	(62)
酒与文化	(64)
自命癫狂的艺术家	(67)
在斋名别号的背后	(69)
谈艺录	(71)
愿君爱美术	(74)
神秘的国粹——书法	(76)
销魂的音乐	(79)
我与京剧的缘	(81)
侃文学	(84)
兴趣最是要紧	(86)
中秋赋	(88)
中秋话月	(89)
月白桐落话花溪	(92)
异乡情	(93)

石房赋	(95)
黄山归来	(97)
海思	(100)
都市风情写意	(103)
谁持彩练当空舞	(105)
丐影点点的“中华”	(107)
街头小吃的风韵	(109)
招牌的奇趣	(111)
花嗜漫谈	(113)
历史未必只是历史	(115)
凭栏处春雨潇潇	(118)
民族文献建设的盛举	(120)
《魏学峰美术论文集·序》	(123)
致士光上人书	(126)
“走火入魔”对话录	(130)
我的“三一斋”	(137)
我与山、溪、桥	(140)
这里月夜静悄悄	(142)
侃大山	(144)
桥畔絮语	(147)
花溪感怀	(149)
山水之乐缘乎心	(151)
山川神妙只缘一风	(153)
观云悟机	(155)
钟声的妙趣	(157)

难忘的几位恩师·····	(159)
五七自述·····	(165)
六十自述·····	(169)
“走笔”侃“名家”·····	(176)
《人生几何》之感喟·····	(178)
书斋沧桑·····	(180)
夕阳颂·····	(183)
后 记·····	(186)

说“资格”

世间最有妙用的，便是算“资格”了。老百姓说“老子过寿，儿子磕头”，可是，儿子“长尾巴”呢？不用说，磕头的还是儿子。总之，为人子者，只有下跪的份，因为他无“资格”。

有鉴于此，于是，人们便咬紧牙关熬，从儿子熬成老子，再熬成祖父，一旦“资格”熬够了，他便可以南面而受拜，在香火缭绕的神坛上，酣享着没资格者供奉的牲酒。

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其实，精神鸦片，何止宗教？这论资排辈、以“资”定“格”的国民意识，虽非宗教，亦属“鸦片”；它是一种催眠剂。“资格”不是奋斗可以得来的，只要不寿夭，纵使碌碌然、昏昏然打发岁月，“资格”总会“老”的。于是，各色人等便都无须创造、无须奋进——只要“熬”着，“熬”到了那份上，何愁无供果可饕呢？

资格既有如此妙用，于是乎，便因时势之变易，生出了诸多的“资格”，门阀出身是资格、留洋是资格，“三八式”是资格、“解放牌”也是资格；时下文凭吃香了，于是又有了新的资格。各种资格，应需而生，可是，实际才干是否够“格”呢？那又当别论了。

那么，无“资格”而又有才干的人呢？只好望“资”兴叹了；而有“资格”者呢，即使其才平庸，也并不勤奋，但其受用，却至为丰厚——一方面是有才难展、一方面是坐享其成，吃亏的，自然还是国家、民族。

然而，很怪。国家虽则吃了亏，却又去铸造一只“铁饭碗”让大伙端着，于是无资格者无须勤奋自强，只须安然端“碗”以熬便可。而那有资格却无才干者呢，便被奉为至尊，心安理得地受人膜拜，

稍不遂意，便以“资格”为后盾，大发虎威，说国家亏待了他。

说来奇怪，也很费解——端着“铁饭碗”受用无穷者，却咒骂着“铁饭碗”的制造者，活该——谁让你将“饭碗”弄得这么“铁”呢？

当此改革之秋，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倘使“资格论”不破、“铁饭碗”不砸，不用说人才难以选拔，即使是人才，也会因长期吸食这“精神鸦片”而萎顿下去。

汉高祖刘邦，虽则出身寒微，一旦有了“资格”，便不把无资格的韩信看在眼里。韩信一无好出身、二无文凭、三太年轻，怎能“提干”呢？所幸萧何有识人之明，不以“资格”论优劣，而刘邦也还有纳谏之量，否则，韩信至多也不过当个编外的“合同工”了。

1986年初秋于贵州大学教师宿舍

读时文杂感

近一时期来，我因读不懂某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而苦恼。这些论文，堆满了一些也许连作者也并未弄清的名词、术语。这些新玄学的热衷者声称：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与文化的“断层”期，因此，必须以全新的思维模式来建构新的理论“框架”。所谓“全新的思维模式”者，即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超时空”的“宇宙意识”，亦即“坐标思考”是也。在还没有弄清楚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内涵时，忽又宣称，它们“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耗散结构论等“新三论”。凡此等等，颇如鲁迅先生所云，是“以其任意胡为来掩盖基本功的不足”。所可怪的是，用语越是花哨，便越能为某些刊物的编辑所看中，并誉之为有时代感、有现代精神的拓新之作。

在这种文风的背后，有一个观念在起作用，用他们的话说，便是对传统的“逆反”，而且“逆反”得越彻底、越极端越好。至于真正应当“逆反”的是什麼，那倒是无关紧要的了。现在，在某些人心目中，孔、孟、老、庄以及司马迁、李白、徐渭、石涛直至郭沫若都不足为道了。据说，“创新”就要以反传统、破坏权威为代价。这样一些时髦观点，颇似阶级斗争的原则：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我不明白，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消灭”、“打倒”？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创新”，能“创”出什麼“新”来呢？

堆砌新的名词、术语，并不见得就有“现代感”，读完一篇花花绿绿的时髦文章，读者除了眼花缭乱之外，便一无所获，这样的大作，也配称作有“现代感”么？时下电视台常常播映流行歌曲，其中不少节目便实难恭维，因为除了闪烁的灯光与妖艳的服装外，演唱

者一开口，人们便明白，她是毫无声乐功底的人。现在有人写文章也在玩着这“灯光”与“服装”的花招。这不是在“创新”，恰恰相反，是在给创新抹黑。严肃的创新者是脚踏实地的，唯贩卖假货者才喧嚣过市。理论上新学派的建立，创作上新流派的建立，只有博通古今者才能担此大任，用一些时髦名词拼凑几篇空洞无物的文章，便自标为什么派，配么？

写文章，最难的就是将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明白，此种境界，非大手笔难以达到。若是思想本就平庸，却一味以生涩的语言去掩丑，这岂非欺世盗名？古人早有“以艰深文浅陋”之说，不幸，此风至今竟刮得如是之大。

现在，动辄以“时代节奏”快了为借口，要加速“新陈代谢”，于是，信息论刚登台，便又被“耗散论”赶下了台——前者已是“老三论”了。这便是“知识爆炸论”，如此爆炸受得了么？钱学森先生是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每年还要解一次中学的数学题。有的人则不然，天天在“爆炸”，他怀着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时刻在窥测“炸点”，渴望“一举爆炸天下知”。而最有效的“炸点”，便是既往的大师、权威。于是，在这些高峰之下，便堆满了 TNT。

新语汇并非不可用，权威自然可也可以评论，但这些都不是“爆炸”。其实，有的人用以爆炸的，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尽管色彩缤纷，却又轻又薄，一吹便破。所令人惊诧的是，偏有这么一些人抱着肥皂泡四面出击，要去炸毁一个个高峰。呜呼，以卵击石，破者为谁？

1986 年于 12 月刊于《西冷艺报》

从“国骂”说到“市骂”

鲁迅先生将“他妈的”定为“国骂”。“骂”而谓之曰“国”，盖因风行海内、国人同操之故。此如花之有国、省、市之别一样，“骂”亦有“省骂”、“市骂”之分。

比如，北方几省的“省骂”，大抵是“操他奶奶”。除此之外，花样不多。上海人的“骂”，是用文学的比喻方法：“侬，猪猡”。翻译一下，便是“你这猪”。骂得最辉煌的，要数我们的邻居四川。四川哥子骂人，充满激情，构思之奇险、论事之彻底、词汇之丰富、修辞之多样，令人惊叹！“川骂”堪称国内之冠！

但是，“川骂”在数十年间，总是老样，并未骂出一个新境界。

要论“创新”，还是“老子们贵阳”！

贵阳的“骂”，独到处有三：

其一，女士有超男士之势。北方的骂，多出自男人之口；川骂则男女旗鼓相当；沪骂太乏力度——别提它了。唯我贵阳，“雌骂”胜于“雄骂”，此可谓“雌风浩荡”也！在长街之上，每有大无畏的女士，以其险刻、凌厉、透彻的“骂”，令群“雄”望“风”而逃。

其二，“骂”的深度与广度跟彼此间交情的程度成正比，换言之，“没交情，老子还不骂你哩！”张二毛与李老三关系如何，只须听听他们是否“骂”或骂得是否热烈，便可判定。若是从直系亲属“骂”起，旁及别系，远涉师友，像斩九族似的，痛快淋漓，一“骂”无余，那么，他们一定是“内己”无疑。

其三，在北方、江浙，“秽语不及内亲”，也就是说，骂外人尚可，骂自家人则不可；他们的界线似乎很清楚。敝市骂人全无遮掩，父

子对阵，儿子怒斥其父曰：“老子不看你是老子的老子，给你几大脚。”

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精神环境，这“市骂”不可不除，但谈何容易。因为骂人者的观念是以骂人表示彼此的交谊，或者便是以骂人自炫其威，他并不觉得这是鄙野粗俗。因此，唤起人们自尊、自重之感，才是矫正这种变态心理的第一步，这恰如告诉患浮肿病的人，“肥胖不是健康，而是病”，待他猛醒之后，再投药治疗。

1987年8月草成